



論語群疑考

五

5112
1229
5



門口仁2
第 1229
卷 5

岡氏
齋

岡氏
齋

論語羣疑考卷五

冢田虎著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何晏云、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朱註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源佐依舊註、而云、論語諸章、言及仁者甚多、今稱罕言者、何也、蓋詩書執禮、皆夫子之所雅言、而今存者鮮、則其嘗刪去者亦多、至言仁、則門人弟子、謹錄而備記之、茂卿云、

子罕言利，絕句。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必與命俱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云

此集解朱註，不知何心也。孔子常教去命與仁，而又何物有論語二十篇，要唯以命與仁為終始而已。命也，仁也，豈是所罕言焉乎哉？而此謬解本，於漢儒也。漢書張禹對成帝曰：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此張禹夙兼講齊論魯論，而其言如是，則是非初於何晏，其謬傳也久矣。仁齋疑其罕言命與仁，而為之辭，亦甚牽強。是亦倣程伊川與伊川說云：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

哉。蓋仁者大專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是最窮說。然則論語中所錄孝與政之類，亦以為所罕言乎？漢書師古註：又有不通之說，舍而不論。韓愈云：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罕言此三者之道也。是何言也。殆不解也。茂卿之說，暗與愚考契，其解可謂得焉。

○達巷黨人曰：章

茂卿云：曰巷曰黨，非黨名。達巷是姓，黨人是名也。而引封人子人，商人，賓媚人等名，以為例。

曾子問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鄭註云：黨

名也是也又何疑焉

朱註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仁齋依鄭玄云無一名之聞于世歎其廣大茂卿亦從鄭玄而駁朱註

朱註以為惜者失文義矣今予註全用鄭玄之解鄭玄云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朱註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仁齋云其言執御者蓋反言以見無道之可執也茂卿云執御執射如執禮執經謂以一藝自

名而教人者也後世昧古言何朱皆不識其義又云孔子於六藝取射御於射御又取御蓋禮樂者道之大者君子之事故謙不敢當云

鄭玄朱註皆以執御為謙辭者不得語意也夫子自言文王既没文不在斯乎又曰文莫吾猶人也

是於禮樂之文亦夫子之所以不謙也執射御之名豈其謙辭也乎仁齋以為反言者是也然以見無道之可執者猶未之得也茂卿以為執者教人者也何以謂之如執禮者則謂職主禮法者也非敢謂教人者也而言後世昧古言是所謂以其昏

昏使人昏昏者也又亦以執御為謙者其不然如上謂之倘如其說執者謂教者則夫子自言誨而不倦所謂誨而不倦者謙以不教禮樂而教射御之謂也與是尤不通也此語意詳具於予註

○子曰麻冕禮也章

王肅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恭故於上拜云朱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茂卿依邢疏而引燕禮并鄭註而詰朱註曰蓋禮君若不辭之則下再拜稽首耳君辭之則既下再拜稽首而又升上再拜稽首朱註曰當拜於

堂下者則似謂君辭之則不下拜止上拜

王肅朱註皆依儀禮燕禮也然今語止曰拜下禮也則不謂君辭之乃升可也與茂卿詰朱註者似不然朱註之意君辭之者以其下拜也若不下拜則固無可辭也既曰君辭之乃其下拜可知也

朱註園外程子云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仁齋非程子曰夫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即道也外俗而更無所謂道者茂卿駁仁齋云禮豈事之倫也乎其人之不知禮也又詰仁齋之非程子云是其人又不知道也道者古聖人

之所建豈謂世俗之所爲卽道可也乎亦佛氏法身徧法界之見耳

程子之辯是也予註取之雖麻也雖純也可冠而冠則禮可行斯事之無害於義者故從眾也今拜乎上則害於君臣之義者故不可從眾也仁齋非程子者反非也所謂俗卽道也者出於何經傳焉書曰道有升降政因俗改豈俗卽道也乎若以爲無害於義之俗卽道也則可謂純之儉卽道而麻冤非道乎斯不通之說也茂卿之駁仁齋亦非也禮豈不事之倫耶孔子曰禮卽事之治也君子有

其事則必有其治是先王之制禮乃所以治事也舍事而禮無所措也且仁齋之意非謂世俗之所爲皆卽道也其無害於義者俗卽道也之謂也而以佛氏法身之說譏之者不中也又解章意云是孔子深知先王之禮也蓋禮者雖先王之所定然亦有有義者有無義者其無義者則先王一時從俗者故今又從俗改之云是亦失禮意也先王之禮豈有無義者乎禮以義制者而其無義者非禮之禮也孔子曰協之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其一時從俗亦乃義也已

○子絕四章

何晏云以道爲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朱註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云仁齋云無意者事皆出於道而無計較之私也無必者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也無固者唯善是從而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也茂卿云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此

章乃語化境也不啻孔子凡妙於一藝者皆有化境孔子之化其可得而見者乃在禮云

何晏毋固毋我之解與毋意毋必之解其義將無辨別無可無不可乃是用之則行廢之則藏也述古而不自作唯道是從乃是以道爲度不任意也朱註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而成於我者無益之鑿說而失章意矣果如其說則毋意之一而自可毋三也既分爲四則四而解之可也又絕字母字不須訓毋無古字通用仁齋之解亦毋固與毋我似無其別茂卿之說不知何謂也子絕四何化境

之有其說皆無用之傳會又韓愈云其實子絕二而已無任意卽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卽是無有己身也是亦妄也孔門弟子親炙於夫子以爲絕四者寧可自後世間然焉耶

○子畏於匡章

邢昺云記者以眾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也朱註畏者有戒心之謂

邢疏是也朱註戒心蓋取之孟子我有戒心也然觀於下文及家語之言聖人此時非敢有戒心也孔安國云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此其身朱

註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仁齋云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寓也茂卿云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也

安國之解是也朱註道之顯者謂之文者不穩也然則不有文乃道可隱乎文者修道之教也已仁齋之遺文亦不是也文不在茲乎者承文王之文言之也所謂文王之文遺文而可通乎茂卿所謂文者道之別名古人亦有此說韋昭國語註以文爲道之別名然不是也文則禮樂之文所以修道之教而謂文卽道則不可也彼又非朱註曰謙辭

然朱註不非道則夫子之所以每謙而文則所以不謙故不曰道而曰文自知其謙辭也

孔安國云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云朱註引此安國以為馬氏曰仁齋亦引安國而論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茂卿非安國曰孔子自謂後死而云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言焉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之謂後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

對文王既沒而孔子獨自謂後死者不可有此言也茂卿詰之者然矣然以為並生同學而後死者亦不是也孔子之同學其為何人也是祇自文王

至孔子其中間數百年來相傳以與於斯文者皆謂之後死者耳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孔安國云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朱註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為聖也仁齋云太宰見其多能以為聖人茂卿以古註為不相應於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而朱註為得焉

按太宰之意以為自不聖者則不可若多能乃疑孔子多能而曰聖者與安國之解此意耳茂卿何以言不相應於下文乎太宰之言非直以多能為

聖見其多能疑以為聖者與也朱註反不穩也

孔安國云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朱註縱猶

肆也言不為限量也云仁齋用朱註耳茂卿云固又

相喚文法爾又云縱束之反作者之謂聖孔子雖聰

明睿知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猶天之束之

然然天若或縱之必將當制作之任云云

安國以為縱大聖之德者文義不然也朱註以為

不為限量者可謂得焉茂卿之僻說不辨於今謂

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者以為孔門師弟

望文武之道墜地乎子貢豈以制作之任言之乎

包氏云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

君子固不當多能也朱註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

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云茂卿云知去聲言

太宰豈以我智者故為多能乎

知我者乎諸註無解皇疏以為知我說者亦多爾

語意言疑我多能者不我知故也朱註所能者鄙

事爾者不是也既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

文莫我猶人乎夫子之所能豈鄙事爾也哉今且

太宰疑多能故辭之以言多能鄙事耳茂卿知為

去聲者牽強不須言文豈然乎唯好奇也

○宰曰子云章

鄭玄云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朱註同意園外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宰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此章古註更爲一章朱註屬上章其意實如吳氏說然本非一時語故以爲別章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何晏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孔安國云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朱註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仁齋云空空無知識之意而其解則從朱註以爲謙辭茂卿云知去聲而引何晏云可謂善解古文辭又其解云孔子自言我豈有自爲智之心而惜其所知乎鄙夫問我則竭兩端門人則否教誨之道也

何晏之解都是傳會焉其意不見於文義且知意之言於古書未之見也朱註以爲謙言此言何謙也竭其所知以告之則更無知之謂而何謙之有

且以鄙夫為至愚亦失語意矣此語非敢以智愚言之也仁齋以空空為無知識之意恐不可然就字解之則虛己之意也已亦以為謙辭不是也其論更有駁程子者焉朱註園外程子尹氏之說皆其臆見固不須論焉茂卿謂何晏以為善解古文辭者何也何註之知意何古文辭之有且何晏引安國之解則亦非以知為去聲而茂卿知為去聲其說尤牽強矯誣文義者大失語意矣

○子曰鳳鳥不至章

孔安國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

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邢昺云此章孔子傷時無明君也朱註亦皆聖王之瑞也云仁齋舊註之意耳茂卿邢昺為得焉而曰蓋鳳鳥河圖制作之瑞聖王出則孔子當制作之任而盡其所學聖王不出孔子不能竭其才所以嘆也祇制作者必革命世故孔子不欲顯言之乃以鳳鳥河圖言之也已

安國之解今集解及皇疏本脫傷字韓愈筆解邢疏本皆作傷不得見也蓋言傷不得見聖人也安國之意取諸聖人吾不得而見之之語爾茂卿制作革命之說以其僻見誣聖人者如往往斥之今

更慮之書曰道有升降政因俗革然則孔子之時
若周或明王中興而用孔子孔子乃有為東周則
革其政法斯將有焉

○子見齊衰者章

包氏云冕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朱註同意焉仁
齋無異說茂卿云見齊衰者句冕衣裳者與瞽者見
之句有喪者多不來見之故以見諸它處為辭又云
古註曰大夫之服此固然矣然此非貴爵彼盛服而
來見故起而敬不爾何言冕衣裳瞽者謂師也
茂卿見齊衰者為句得之集解以下皆十四字為

讀不是也既曰見又曰見之為鄭重集解朱註與
以瞽為盲不然也若矜不成人則何唯盲也猶有
可矜於斯者故以為樂師者是也但茂卿以冕衣
裳為非貴爵其盛服而來見故則不然也雖盛服
也非有爵位則不可敬焉如子路盛服見之未
見起而敬之斯貴爵位也必矣

○顏淵喟然歎曰章

何晏解彌高彌堅云言不可窮盡也朱註仰彌高不
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
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仁齋云

顏子喜得夫子善誘而學問有所成就非歎高堅前後云茂卿以朱註仁齋為道體之見而云在前在後之二句謂夫子之所為出於己之意外四句皆孔子之不可及不易窺也云

高堅之解朱註為是矣何晏言不可窮盡者粗也朱註以此四句為語道體其家學之見固不須言焉仁齋以為顏子叙未受夫子教之前亦其解似宋儒之道體而且誣文也茂卿之解文義則是也猶未得顏子之所以發此歎辭是顏子以如下文所言自思夫子之難及乃先發此歎辭爾

孔安國云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皇疏邢疏朱註以下亦皆以為孔子之所立卓爾安國以下諸說皆以至竭吾才為顏子自言其學以如有所立卓爾為言夫子之不可及然熟讀本文自是覺一連之辭而中間不見分自它之文義諸說皆誤解此文故於前歎辭亦失其意也予解具於註所謂立者猶三十而立立於禮立於位之立顏子自以為如有所成立也卓爾皇疏云高遠

貌朱註立貌皆不是也卓越卓絕皆超出於羣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章

鄭玄云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朱註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仁齋從朱註茂卿亦以為為葬備皇侃亦以為為喪行臣禮

既使之臣之文也鄭玄加欲字非也朱註以下皆以為喪備者何也蓋臣子之於君父雖既卒也猶希其生三日而未為喪備三日而不生而乃斂禮也孔門師弟相視猶父子縱夫子及危急乃直為喪備豈情之所忍焉乎哉况此時之疾子路見侍

側則非其終焉之病不日而瘳亦可知也皆是因下文夫子之言乃為此誤解然大失道義矣

孔安國云言子路之有是心非唯今日也朱註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云茂卿云後世學者尚義古之學者尚禮子路亦以禮大夫有臣欲孔子之葬備大夫之禮耳其過在泥禮未達豈可深咎乎此不特子路其它門人皆有此惑

安國之解不可然也子路忠信正直在傳記可知焉必非平生行詐之人也此言其病中行此詐之久也朱註謂既差乃知其事者蓋言其病中之久

也、茂卿之說太非也。禮者義以為實，不協於義者，非禮也。其辭既出於麻，冤章且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豈可謂古之學者不先尚義乎？且夫子之疾未為死病，喪事不豫，禮也而不分疾之死生，乃既為葬備，非禮非義之大者也。孔門諸賢寧可為爾乎？茂卿動則禮云禮云，其實不知禮，亦可知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馬融云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邪包氏云沽之哉不街賣之辭我居而待賈者朱註賈音嫁仁齋從朱註茂卿云善賈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云

馬融包咸之解以賈為價乎為賈人乎不可知焉皇疏以為貴賈邢疏亦以為善價陸德明以為賈音嫁一音古然則初唐時存二說爾今音古為優矣茂卿謂之者是也房本集解本文作價非也此章與子路被褐而懷玉之問答同意諸說未之言○子欲居九夷章

馬融云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朱註同焉邢疏引東夷傳云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菟樂浪高麗滿節鳧夷索家東屠倭人天鄙仁齋云九夷未詳其種徐淮二夷見於經傳若我

日本後漢書已立傳扶桑朝鮮等名皆見於史傳夫子所謂九夷恐當指此類茂卿云仁齋因邢昺而又疑爲日本此自諛言不容辨說竊疑九夷必是一夷猶大湖名五湖不爾欲居九夷何其言之漫也且此必孔子經過其地因欲居之不爾當言欲適九夷而曰欲居非其遙望者審矣贛榆有孔望山相傳孔子適鄒登此乃東夷之地也恐是卽九夷

九夷茂卿之說如得焉然書曰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是此九八之目其稱舊矣亦當非一夷之名是猶白狄赤狄其種類有八九而同其地

域也今我方之人或言欲居四國九州不敢以爲言之漫之類也與然皆是無用之穿鑿九夷則九夷而可也地理志淮南府贛榆縣有孔望山云馬融云君子所居則化朱註同焉源佐云彼九夷之地嘗有君子居則必是不若或人所稱彼所謂陋反是忠實之所致不必凡陋也而又引東方有君子國之語而非舊說曰有夫子自居君子位之嫌茂卿是馬融而駁仁齋曰殊不知何陋之有語意不相承適見其不識文辭耳且君子士大夫之通稱孔子未嘗之避云王充論衡曰以君子之道居之教之何爲陋

乎德夫引之為解

仁齋之奇說亦有所原焉本朝文粹三善清行意見封事云我朝家神明傳統中故范氏謂之君子國所謂范氏則范曄後漢書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故孔子悼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清行蓋因此而言也然皆附會之說我方之於彼後漢之時則雖既通聘使也孔子之時則當我方人皇二三世之間未嘗有聞乎彼方如時世不合何若茂卿之非仁齋則以文辭斥之耳而未盡其所以非焉王充之解可謂穩也按文十二年左傳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是足以徵於今之語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朱註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次云茂卿云詩風雅頌唯雅頌播諸樂風唯二南與頌同豳風有雅頌其它皆徒歌此言雅頌則南豳在其中故此章主樂言之蓋先是雅頌聲或混孔子正之而後各得其所也朱註不識此義詩樂並言非也

朱註周禮在魯者蓋因韓宣子之言也本文唯曰樂正而曰詩樂非也茂卿非之者是也仁齋茂卿

別有論焉今皆以為無用焉故舍而不論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朱註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仁齋云此出而事入而事即子弟之職云茂卿云公卿連言者乃王國之辭若在魯則公是君卿是臣豈可連言乎又云如此章者孔子贊禮勸人學禮也出則事公卿以之入則事父兄以之禮之在喪品節甚詳也由之行自然不敢不勉獻酬之禮終日百拜自然不為酒困皆無容我力禮之力也

朱註第七篇默而識之章其誤解如其章下辯之

今亦因以誤此章且以此章為事愈卑者何也事公卿事父兄而勉喪事道莫加於此矣何卑之有仁齋亦誤解何有之詞如第七篇謂之且出則事公卿是焉子弟之職也茂卿之學其粗鹵可笑也左宣九年傳稱陳靈公及二卿曰公卿宜淫又襄二十九年傳曰公卿大夫相繼於朝亦言魯之君臣也彼不諳左國之文而每抗顏以稱古文辭亦可捧腹也其解章意者亦太牽強都不見於文義亦是誤何有之詞爾德夫之解得之

○子在川上曰章

包氏云言凡往者如川之流朱註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云源佐云此言君子之德日新而不息猶川流之混混而不已也而其論依孟子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之言以設說焉茂卿引何註云自漢至六朝詩賦所援皆止於斯義無復異說蓋孔子嘆年歲之不可返而勉人之及時用力云云

宋儒道體之說聖學之所必無焉全是佛氏生滅之說也已且不協於逝者文義仁齋之說亦失文義逝者之言非不息之謂其往而不反之謂也已

且孟子所謂仲尼稱水者言如水之有原流德之可以有本也與今章意不同也此章茂卿之解得之予註取其說耳

○子曰吾未見章

何晏云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也朱註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仁齋云至學而好德則其學實於已然無真好者茂卿云天下豈果無好德之人乎子謂南容尚德哉若人可以見耳此有所為之言

何註以時人言之朱註以民言之皆不得語意且

謝氏以大學誠意之文為解，非敢不是，然惡臭無用於今焉。如孔門諸賢，豈不實好德乎？又且可望諸凡世之人民乎？夫子之所以為吾未見者，例皆以時君及在位者言之也。朱註園外所引史記司馬遷取諸家語以屬其文焉。爾晦菴每引史記而疑家語者何？仁齋以為通言學者亦失章意矣。本文語不及乎學，茂卿之說無失，然以孔門徵之，則有德行顏閔等在焉，何須特謂南容焉。

○子曰：譬如為山，章。

包氏云：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

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朱註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包咸以吾止也為孔子止而不善之者，失文義矣。朱註是也。未成一簣，言未成者一簣也。倭讀誤之者眾矣。

馬融云：平地者，將進加功。朱註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

馬融以為平地者，亦失文義矣。朱註盡之。仁齋全引朱註耳。茂卿云：蓋孔子解書之言，非也。此因書

以言之爾非解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章

何晏云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朱註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仁齋云夫子之言一也聞之而有惰有不惰正在信道之篤與否耳云云

何註甚非也孔門諸賢可謂顏子之外皆不解焉乎且以不惰屬之孔子者大失語意矣夫子自言誨而不倦雖不解者豈有惰語焉乎朱註無失但譬則不通萬物得時雨則皆無不發榮者然則得聖人之教化而何獨顏子也耶諸子皆當成育也此章仁齋之解為善矣茂卿無說

○子謂顏淵曰惜乎章

此章諸註無異義以此二章亦當觀顏子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之跡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章

孔安國云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朱註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云仁齋依朱註而加其解

安國以萬物言者恐非章意朱註是也仁齋亦是也予註兼取朱註仁齋之解耳茂卿無說

○子曰後生可畏章

此章諸註無異義但諸說皆以為一連之語而不分警誡之意者粗也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警長老侮年少也四十五以下是誠年少憑其少壯而惰者也註所引曾子言出於太戴禮修身篇

○子曰法語之言章

孔安國云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

朱註法語者正言之也仁齋云禮法之語茂卿云先王之法言也

法語乃孝經所謂先王之法言而孝弟仁義等凡典法之語也朱註以為正言之者不切也諸解雖果可會一意而不若為典法之語之穩也

馬融云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也朱註巽言者婉而導之也園外楊氏曰若孟子論好貨好色是也仁齋云遜順而與也茂卿云巽與未詳皇疏云彼人不遜而我謙遜與彼恭言也

巽之為恭古書未之見馬融之解不可從也朱註

意則可然也然不消巽與字易卦巽遜也故仁齋以爲遜順而與爲是矣如揚時所言焉孟子好貨好色之辯似焉如皇侃之說迂也德夫取之非也按楚王之遊於荆臺令尹子西諫之之類所謂巽與之言也與

○子曰主忠信章

何晏云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朱註重出而逸其半

何晏之意似以忠信人爲主之謂是不然也且何晏於首篇此語則引鄭玄主親也之解今又殊其

解者何也朱註以爲逸其半亦未然也此與首篇所記一時之語乎否也不可也同語而有詳畧亦不少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孔安國云三軍雖眾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朱註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源佐云此言人之不可無志也茂卿云此爲人君言之其欲不侮匹夫匹婦後儒不知誤謂欲學者立志儻侗也哉

安國之解是也予註全用之朱註恐不通勇雖在
 久三軍舉勇也則豈可以奪其帥乎此以勇在人
 言之者非章意也且謂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
 矣者本文所不言以今語為為何發者乎語意不
 辨也仁齋亦不得章意是豈勸有志之語也乎本
 文特言志之不可奪而已茂卿之說得焉但其論
 後儒者其人之愚耳

○子曰衣敝緼袍章

此章諸說無異但以士志於道之語相照於此者
 未之有也不特以爲其志於道也且其言曰

○不佞不求章

馬融云疾貪惡佞害之詩朱註孔子引之以美子路
 也仁齋從朱註耳茂卿云不佞不求當爲一章子路
 誦此詩而孔子抑之是別事耳朱註而不由其
 舊皆屬上章以爲一章然自是別意茂卿以爲一
 章者得之但謂孔子抑之者未之盡也本文曰子
 路終身誦之是子路生前也則其終身當誦之乎
 否是未可知也蓋是子路死後夫子聞其終身誦
 此詩而乃語之二三子也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
 行不佞不求何用不臧此言君子之不佞不求也

非疾之之詩馬融之解不是也朱註以為美子路者不通也此詩不附合於不恥敝衣且自引以美之而又何抑之為乎

○子曰歲寒然後知章

何晏云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栢之小凋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朱註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仁齋依朱註而云由是觀之君子之在亂世不待賢者而知之唯其方在平世自能知其為君子而後謂之明也茂卿云世主多悅小人之易使謂君子不必勝人故孔子有此言

此章諸說可合以斟酌也但何註謂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者似失語意矣雖大寒之歲非不彫傷則不足以知其貞幹矣諸說多以為然後彫者皆不得語意也後彫者言獨後於彫傷而持其貞幹也左傳中多有後亡者後衰者之文亦讀者誤之是亦與今之文同後胡豆反

○子曰知者不惑章

包氏云不惑亂孔安國云無憂患無畏懼朱註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仁齋云此贊知仁勇之為達德

也茂卿云此孔子稱成德之人也而非朱註曰殊不知德各以性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耳

集解皆不是惑有迷惑眩惑惑溺之言而未見惑亂之言又不憂不懼言雖處憂患而不憂之雖遭畏懼而不懼之也非無憂患無畏懼之謂也朱註理氣之說固其家學且是何學之序也蓋是因中庸好學近於知之言以附會焉耳今之語則夫子又稱之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豈學之序也乎仁齋亦取於中庸而失章意中庸所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者言通達天下之人有好學近

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之義也今之語則謂君子各有成德也非達德之謂矣茂卿非朱子仁齋者然也然其解以爲德各以性殊而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者以其性人人別之見言之者而其言似有理然亦聖訓之所無果然則聖人雖以仁貫其教而性不可爲仁者終不可得成仁德如然教亦無益也

○子曰可與共學章

何晏云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雖能有所立未必

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朱註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云仁齋云可與者許其人之辭未可與者難其事之辭而其解用朱註程子楊氏又其論云漢儒以經對於權而謂反經合道爲權非也權字當以禮字對而引孟子嫂溺之言以徵焉茂卿云可與共學者謂信道者也未可與適道者謂雖信道其志止於一經一藝者也云何晏謂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者不通也學聖人之道者而豈有得異端乎且何晏前解異端以爲不善道則愈不通也又適訓之亦不可通也學道

之人乃當之道也若不能之道者也則未可有學志也未可與立以下解則是也朱註皆不辨章意所謂可與共學者學道之謂斯不言而可知也而言其可與共爲此事者以爲何事乎程子謂知所以求之亦求何事乎蓋是求其放心之謂與皆反使語意闇昧者也適訓往亦不是也仁齋可與者許其人之辭未可與者難其事之辭者然矣然所謂其人者指何人耶本文可與共學者汎言也非更可以指其人又且用朱註則亦不得章意也其解權字則得焉然司馬遷所謂反經合道爲權亦

不可敢以爲非也。經乃不可出於禮也。程子非漢儒以爲權只是經也者亦反非也。仁齋駁宋儒其論最善矣。可以見也。茂卿之解皆不見於本文。迂遠之鑿說可與共學者豈與信道者也乎。又信道者豈其志止於一經一藝乎。其次皆不通之解。舍而不論焉。韓愈云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云此不得章意而妄說也。德夫引此說以爲得者何也。詩曰誰適與謀傳曰我誰適從。凡此類適皆專主專從之謂也。章意則具於予註。

○唐棣之華章

何晏云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朱註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何晏此詩屬上章以爲一章其解頗不通也。朱註以爲別章者是也。仁齋從朱註而云按角弓詩又有翩其反矣之句則從晉書爲是。茂卿德夫皆從朱註而非何註。

何晏云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朱註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仁

齊依朱註云此借詩言曰道甚近矣其以為遠者未之思也云茂卿云子曰以下孔子解詩之言云何晏通之上章以為權之義者固失之朱註得之仁齋之解亦然矣茂卿徒以為解詩之言者以為實思其人則其室不可以為遠之意與止如是也則不有可以取之義也蓋是夫子之所以取義於詩如朱註也已此語讀者多夫字屬下句誤矣未之思也夫句古文例爾也

○鄉黨第十

朱註楊氏云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

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云仁齋承朱註云其一言一動固雖不足以盡聖人之德然即此可以觀其動容周旋從容中道之妙此等之說固然矣然若以為夫子之言行盡於此篇則不可然也聖人終身之言動門人審視而詳記之者若咸纂輯之必將不勝負載然其散逸者亦將不少此篇且記其所存焉耳集解都為一章朱註分為十七節今以為二十三章讀者自可以辨其別焉

○孔子於鄉黨章

王肅云，恂恂，溫恭貌。朱註信實之貌。源佐從朱註，茂卿以古註為莫尚焉，非朱註云此以心言，不如以外貌之勝。

色曰溫貌，曰恭，即恂字，不見溫恭之義。王肅之解非也。朱註亦不是也。恂，固有信訓，然今觀於似不能言者，則是其外貌而非謂心也。後漢召馴傳，德行恂恂，註以為信實貌，然不協于今。茂卿從古註而未得其解。前漢李廣傳云，恂恂如鄙人，亦謹厚貌也。大學，恂慄，亦謹敬之意。

○朝與下大夫言章

孔安國云，侃侃，和樂之貌。闇闇，中正之貌。朱註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闇闇，和悅而諍也。源佐從朱註耳。茂卿以安國為莫尚焉，而駁朱註云，下大夫，孔子之儕輩也。故和樂，上大夫為卿，當稟事故，中正無所阿也。上大夫而和悅，下大夫而剛直，大似勢利之人。孔子豈然乎？

侃侃，闇闇，後篇所謂閔子侍側，闇闇如冉有子貢，侃侃如亦同焉。安國之解，古訓也已。晦菴何不依舊而取許氏乎？茂卿謂之者然矣。

馬融云君在者君視朝也云朱註同焉仁齋云君在謂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矣

君在承上文朝則舊以為君視朝者不可間然也源佐以此屬下章以為在位之時不是也

○君召使擯章

鄭玄云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朱註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云又云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云源佐引古註耳茂卿備引邢疏詳賓主之禮而云程朱出而禮樂拂地故今之學者徒讀新註至此等章茫然不識其所言

使擯者豈唯使迎之也乎鄭註不可是也朱註可從也其本周禮行人職及太宗伯之文可以見焉茂卿引邢疏以毀程朱者無益於今若委曲其禮儀則自有三禮在焉豈於論語註乃違乎備書其禮哉今之朱註固依周禮則非敢有失焉且如此篇則唯記孔子之舉動而非記禮儀之始末若夫欲審其禮則人人可閱禮經以知也何求備於論語

孔安國云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朱註紓君敬也源佐從朱註茂卿云朱註曰紓君敬也可謂不知禮而以

邢疏引聘禮為徵

安國謂賓已去矣不顧之義不解也朱註紓君敬也者解復賓不顧之意爾朱子豈不見邢疏及聘禮乎蓋雖知是聘禮有此言然其意以為聖人之所行即是禮也而釋其意耳茂卿以為不知禮而毀之者不察朱註意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章

復其位孔安國云來時所過位也朱註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踏敬之餘也仁齋依朱註曰復位堂下班列之位也茂卿依安國而云復訓踐踐君之空位故踧

踏如而不寧朱註以為已位是泥其字耳殊不知古文辭云

上文既曰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是過君之空位之狀則已記畢又何記其反時之狀且過其空位往反豈殊其容之有乎且上章君在踧踏如是立己位之貌而非步行之貌又且復訓踐者其誤由首篇復言而古訓之所無也故安國之解反不通朱註為得焉茂卿之說不是也而謂朱註以為泥其字者已反昧於古文辭也

○執圭鞠躬如也章

鄭玄云、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邢昺解鄭註云、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授時不敢忘禮也。鄭註不通、既授玉畢而下者、又何下、邢昺以為既授玉而降、堂然文義不通、本文上下、豈升降之謂也乎、朱註為得焉、仁齋從古註、以為升降者、非也。茂卿非鄭註、邢疏、而朱註為得焉、予註全用朱註、朱註園外云、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仁齋云、孔子聘問鄰國之事、雖經傳不

載、然當時門人親見、而直記之、則鄉黨一篇尤可信、據茂卿云、此章孔子言禮也、非記孔子之事、晁氏之說、可是也、但謂定公十三年適齊者、不知據何言之、以左傳按之、定公十五年春、孔子去魯、適衛、適宋、適陳、此間不見適齊、其適齊則在史記、將當昭公二十五六年、仁齋以論語為尤可信、據者、偏也、此鄉黨一篇、悉為孔子之行事、亦未有明證、如下、君子不以紺緌飾章、○君子不以紺緌飾章、

朱註、君子謂孔子、邢疏云、君子謂孔子、或曰、衍文也、

仁齋引邢疏耳，茂卿無君子之說，皇侃云：君子者，自士以上，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雜色也。

此何特稱孔子以為君子？若夫君子有三變之言，則實以孔子為君子之表者也。如今之事，豈唯孔子之事也乎？蓋是孔子語君子衣服之法也。皇疏之說可然也。

朱註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茂卿云：當孔子時，朝祭之服皆先王之禮，不須故言褻服獨若宜從俗然，故云爾。此本文以止言褻服而義自所足。

也。王肅朱子及朝祭之服，可謂不知孔子時也。集解朱註共是也。茂卿非之者，何也？孔子之時，有先王之禮，故不須言。則上文紺緌，下文袵絺綌，羔裘麕裘之類，亦皆當先王之禮制，何更須言之？蓋孔子之時，服色且有亂禮制，故特記此等事，亦可以知矣。

孔安國云：必表而出，加上衣也。朱註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源佐用。朱註茂卿依安國云：出之，謂絺綌之末見外，猶衣裘相稱，然而駁朱註，德夫依皇本云：出，謂出行及接賓也。

必表而出，邢疏朱註本作出之，何註古本皇疏本
并無之字，見於孔安國之解，古論亦無之字，可知
也。朱註以為表外，絺綌之謂，文義必不然矣。必字
出字皆不成義也。茂卿駁朱註是也。然出之謂其
末見於外者，不是也。如衣裳相稱，取其色相稱也。
絺綌與上衣，以為色相同，耶是不可然也。且出字
不穩也。德夫之說得焉。

孔安國云寢衣今之被也。朱註齋主於敬不可解衣
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云程子曰此
錯簡當在齋必有明衣布之下。云仁齋茂卿德夫皆

朱說為是矣。

程朱以下何以疑寢衣皆以為君子平生不可有
寢衣乎。此言夜卧必有寢衣何為疑之。安國以為
今之被也可從焉耳。

孔安國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朱註君子無故玉
不去身，鴈礪之屬亦皆佩也。仁齋引邢疏曰除喪則
備佩所宜佩。茂卿引王藻之文曰無所不佩者主王
而言，如鴈礪乃子弟事父母之禮，豈君子所必佩乎。
安國邢疏朱註皆以無所不佩為不唯王備佩不
可然也。此主王而言者，如茂卿所言無所不佩者

言除喪之外無所而不佩之時也但茂卿謂如鴈
 礪子弟事父母之禮是因內則以誤爾詩衛風曰
 童子佩鴈佩鞶此言衛君幼而佩成人之佩也
 朱註弔必變服所以哀死仁齋云羔裘朝服玄冠祭
 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茂卿非朱註云豈所無於禮
 而孔子哀死故然乎云

此唯吉凶異服如安國之解朱註所以哀死者不
 然也茂卿非之是也仁齋之解亦是也
 朱註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皇侃云魯
 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

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朔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
 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
 也邢昺亦云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
 故每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
 也茂卿引邢疏云可謂善解也而以朱註為臆說
 朱註何以知是孔子致仕時也蓋其臆說耳皇侃
 之說未知其是非然告朔之朝朝於廟也今朝服
 而朝者朝於公朝也蓋是吉月之禮爾也非敢愛
 其禮故也與邢昺必依皇侃爾茂卿以為善解者
 亦杜撰也以此章首君子邢昺謂孔子大毀之以

為陋儒而以此吉月之朝實以為孔子之事而美
邢昺者何為其矛盾朱註園外蘇氏曰此孔氏遺
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此說可從也又韓愈
云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
已此未知其是也

○齋必有明衣裳

朱註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孔安國云改常饌易常
處朱註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茂卿謂朱註曰其說
本乎莊子莊子古書可以徵爾然齋之變食不唯此
而已而引周禮膳夫職云云

莊子人間世曰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
葷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朱註實本于此與
茂卿謂之者然矣

○食不厭精章

鄭玄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朱註不時五穀不成果
實未熟之類

鄭註非也上皆謂食物則不時亦謂物之不時如
朱註也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不熟不沽于市

朱註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
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云邢疏江熙曰

殺不以道為不正德夫依此邢疏曰割宰割也

朱註非也切肉不方正不食君子豈有此事乎且

禮制之所無也割字亦非切肉之謂陸續母之事

豈足以為徵焉乎江熙之說得焉德夫從之是也

仁齋茂卿何任朱註焉

馬融云魚膾非芥醬不食朱註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又云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仁齋

云饒氏魯曰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

是氣味不相宜必是不得相制之則必有害故不食

馬融之解魚膾上似脫如字豈是唯魚膾也乎朱

註無害於人者不可然也仁齋所引之說可然也

朱註不使肉勝食氣邢昺云氣小食也茂卿云朱註

以為飯之氣此甚似後世文辭而用邢疏

朱註以為飯之氣固不是也邢疏為是矣氣籩通

程子云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

亂茂卿引燕禮大射禮鄉射禮鄉飲酒禮無筭爵且

引湛露詩賓之初筵詩而云此以失威儀為亂也

所謂酒者非獨酌之謂蓋是以與人合歡言之也

故其合歡之間宜不及亂威儀也已茂卿為得焉

朱註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

之藥同意。皇侃云：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邢昺全用此。皇疏：茂卿引王制而云：君子之不食者，恐犯先王之制也。而非朱註云：不知其解者，徒使人養其奢侈之心。

朱註蓋依邢疏與皆是臆說耳。且是何與康子之藥同意也。藥本毒物，無饋人之禮。故夫子受而辭之。沽酒市脯，豈賣毒乎。故今茂卿之說為得焉。孔安國云：撤，去也。齋禁薰物，薑辛不臭，故不去。朱註：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源佐云：按本草，薑性辛溫，開胃益脾，能通心肺，食中要藥也。每食必設，不多食。

耳。茂卿云：不撤薑食，何註以為蒙齋之文。然齋豈飲酒乎。又駁朱註仁齋云：食撤而獨留薑，豈其然乎。而其說云：蓋孔子嗜薑，如文王嗜昌歎，曾皙嗜羊棗，人之性所不免也。故孔子亦有所嗜，然不多食，所以為君子。是本德夫之說。

安國之解是也。但未審焉。予註審之，朱註取諸本草，然君子豈為之食之乎。仁齋之說亦可謂陋矣。本草所謂能毒，豈孔子之所取焉乎。茂卿之非何註者，粗也。安國之意以為佗之薰物，則齋時禁之，乃有去之時，唯薑無去之時也。非以為蒙齋之文。

也其駁朱註仁齋亦粗也於朱註及仁齋不見食
撤而獨留薑之意也其解以爲孔子嗜薑者以論
語爲何物乎假令孔子有所嗜然門人所以記之
爲訓則乎哉其既不謂論語以爲論定先王之道
之誨語乎孔子之嗜薑亦以爲教誨之事乎其徒
之輕謾聖經准而可知也且至言不多食所以爲
君子則可捧腹耳

不多食孔安國云不過飽朱註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此皆以爲凡飲食不多食是也而仁齋茂卿皆以
屬之薑者何也薑豈可多食之物也乎

○祭於公不病肉章

茂卿云祭肉不出三日者此傳論語者以解上句而
後來傳寫誤入正文又云但曰祭肉何以知爲其家
之祭肉乎蓋泛言之辭故鄭玄曰自其家祭肉也過
三日不食其意謂自其家祭肉而外以至鄉里所饋
皆不出三日而非朱註

上句則曰不病下句曰不出三日遲速意自殊也
何以爲上句之解又鄭註之意自其家者亦謂自
己家也故皇侃邢昺皆以爲自祭也自祭之肉則
知其割殺之日故三日之內肉不可敗乃得食之

也若其鄉里所饋則不可留三日豈得與自祭肉同焉乎茂卿之解鄭註牽強耳

○食不語章

朱註范氏云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云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源佐云食祭肉也當食祭肉則不為人答述當齋則寢而不言亦所以敬神也茂卿云語誨言也言者言政事也

此何獨聖人之事也以示凡人皆當爾也范氏之解不是也揚氏之說亦醫家之言寢食不言語豈

敢為肺氣乎唯是禮儀爾也仁齋之說拘乎上下文也已果然則平生寢食言語而可也乎禮儀必不可然也茂卿之鑿說不須言焉皆牽強傳會如此章正文固明而不須異論故古註家不更設解

○雖蔬食菜羹章

孔安國云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陸氏釋文云魯讀瓜為必今從古朱註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又云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茂卿依何註以菜羹瓜為句云舉瓜包它果又云食必祭古人之常何必記德夫亦以瓜為句

此文舊作菜羹瓜。朱註所引陸氏不知所出焉。釋文云魯讀瓜爲必且。今之論語卽是魯論。陸元朗時別有魯論者否。將晦菴因此釋文以爲魯論與此可疑也。今更按之。玉藻曰子卯稷食菜羹。孟子曰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是蔬食菜羹古之成語。瓜字贅作必者是也。瓜必篆文相似而誤。爾集解齊嚴敬貌。安國三物以下似何晏之解。釋文謂從古則古論蓋作必也。故知三物以下非安國也。茂卿德夫之徒強好異於朱註耳。但朱註以爲此一節孔子飲食之節者未必然也。如此之事孔子之

所行與其所語與門人所稱述與皆實不可知也。又茂卿謂食必祭古人之常何必記者不知何言也。如此篇所記以爲非古人之常而獨孔子之所行與是不通之說也。

席不正不坐。朱註此五字爲一節。云謝氏云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源佐從朱註耳。茂卿云是恐齊時之禮或錯簡或脫字耳。何者則下文明言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是亦有席不正之時。德夫依茂卿云此當在前章居必遷坐。下

朱註五字爲一節者不可然也。且以席爲位亦違

正文聖人雖心安於正然或適他家若其設席不正則亦不可坐乎斯當失恭於主人也必不可然也茂卿依下文以為有席不正之時則然矣然以為錯簡脫字者不是也此明屬上文而謂食坐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是亦可見食席必正之

○鄉人飲酒章

孔安國云恐驚先祖故朝服立於廟之阼階韓愈云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朱註雖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云源佐依朱註而云孔子本不欲違俗且

鄉人行之故朝服立主人之位加敬於鄉人禮記有安室神之說蓋漢儒依孔子而附會也茂卿非朱註近於戲而引子貢觀於蜡之語以為徵焉

韓愈之駁安國者粗也郊特牲亦曰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是朝服者所以禮於神也禮於神也則是立於廟階可知也朱註以儻為近於戲仁齋因以設說者皆非也聖人若以為近於戲豈故朝服以致其敬乎蓋儻者周禮建官以掌之又月令有制及郊特牲之所記是固先王之禮爾而以己之意見以為近於戲又以為俗之事為漢儒之

附會者豈不妄乎且朝服是廟朝之服寧為鄉人服之乎茂卿之非朱註者然矣

○問人於他邦章

孔安國云拜送使者敬之也朱註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仁齋同意邢昺云問猶遺謂因問有物遺之也曲禮曰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茂卿依邢疏云聘禮有問禮之重者也

集解朱註皆唯以為訪問不是也邢疏之說是也茂卿依邢疏者然矣然其非朱註而言宋儒不知禮故朦朧焉耳者其放僻可憎也是不唯朱註安

國亦不解問字皆是可謂其解不盡焉耳安國及朱子豈有不知其禮乎章意則具於子註

○康子饋藥章

孔安國云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朱註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仁齋從楊氏說茂卿是安國而解之云故故實也謂禮也又引周禮鑿師職書之說命及曲禮而云古之藥多是毒藥故無饋藥之禮

孔子之時禮失俗變貴人聞疾或饋之藥時人亦必嘗之依賜食之禮皆非禮也康子饋藥孔子以為非禮而卻之不恭不恭亦非禮也故曰丘未達言必有是禮然丘未之聞也

安國之解是也朱註范氏之說不謂其非禮徒以意謂之者不明也且嘗者嘗試其少許之辭也以爲飲者失語意矣楊氏之說謂禮者是也以為謹疾也告之直也者不是也夫子之意非爲謹疾故不嘗而告之其未達藥物則雖嘗之不能辨其可否故不敢嘗以辭之者蓋諷其非禮爾茂卿謂之

者得焉但茂卿以安國所謂故爲故實以未達爲不聞有是禮者鑿也安國所謂未知其故者言不知藥物之故耳本文未達亦固言不達藥物也

○廢焚章

仁齋云孔子家廢也德夫云王弼曰公廢也此恐不可然已言退朝曰自其家廢可知

集解朱註不言何廢然皆似以爲家廢皇疏邢疏皆以爲孔子家廢然是必公廢家語可以徵焉德夫粗鹵何忘却其所增註焉以爲廢在朝內乎王弼之說見於皇侃疏釋文亦載之

鄭玄云重人賤畜朱註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仁齋云張氏拭曰仁民愛物固有間退朝之初方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馬耳茂卿云朱註貴人賤畜是誠然且家人及鄰里救火者必焦其額爛其膚者有之故曰傷人乎救火者豈徒救廢而不救馬乎故不必問馬德夫云孔子恐人或爲出馬救火而傷故問之也

此時孔子爲大司寇在朝忽聞國廢焚乃退朝而之火所直曰傷人乎門人從者聞之乃書其不先問馬耳是不唯廢若或倉廩府庫有火則夫子將

亦直問之曰傷人乎是乃君子之心自爾也何須屑屑乎論賤畜不問馬諸說多穿鑿耳陸氏釋文一讀至不字句絕李濟翁資暇錄云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此最鑿說不須言文豈然乎唐李涪刊誤云或有論者曰傷人乎否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廢焚退朝而問曰傷人乎又問傷馬乎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此說然矣按文例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之文不問馬指其掌皆門人在傍乃記之耳

君賜食章

君賜生必畜之朱註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邢昺云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茂卿云畜以為牲也何則蒙上賜食之文其非犬馬審也且謂之生者對腥之言也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牲必舉牲體非特殺不可也故賜腥薦之其不可以祭也故止薦之而邢疏為得之而非朱註

此章諸說無異但朱註以賜生為仁非也賜生蓋亦為其可割以食也其謂之仁者其意與鈞而不綱之解同佛氏之仁也已茂卿之說不言而可知

之事也賜生之非犬馬誰待其解且朱註謂無故不敢殺亦依王藻文以不忘為祭祀賓客可殺也

疾君視之章

朱註東首以受生氣也仁齋云禮寢當東首然常時或隨意卧故及君之視疾東首也茂卿非朱註而云蓋古人之室制戶在東南寢恒東首者亦與居恒當戶同義皆取嚮明也

王藻曰寢恒東首鄭註云首生氣朱註依之然是蓋漢儒五行之說不足從也仁齋之解穩也茂卿之說不通取嚮明則以為東首南嚮乎若然使君

北面視之與若其東首北嚮則非嚮明也今按東為上西為下故東首者蓋所以正上下也

○入大廟每事問章

鄭玄云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朱註重出源佐云此篇本係夫子平生行事故此一節雖前篇備記之於是又錄之非重出德夫云孔子之入不止一次而已入則必每事問故此復記之

此事既出於八佾篇而重出者不唯此語皆是記者之異而已仁齋之說不通若係夫子平生行事則豈唯是一事也乎猶復錄之當有許多也且大

廟助祭寧可謂之平生行事乎德夫之說亦不通也夫子之行事不止一次而復記之則其事亦不可唯是也

○朋友死無所歸章

孔安國云重朋友之恩無所歸無親昵朱註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源佐云聖人待朋友無與至親異茂卿云朋謂自遠方來者也斯邦之人必有親戚也古人必歸葬於其鄉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云故此不曰葬而曰殯也云

正文明言無所歸則知此朋友必以遠方之人言

之也若此邦之人也則雖無近親豈得無其親族
 之可歸焉乎故今茂卿之說為得焉集解朱註皆
 不得之仁齋之解似墨子兼愛之教聖人之訓至
 親與朋友寧可謂無異乎
 朱註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源佐云尊
 神之惠也茂卿云朱註敬其祖考同於已親非也敬
 神也何者雖妻也祭必拜也祭必唯祖考耳哉
 朋友之祖考與已親其敬豈可同焉乎朱註恐不
 是也祭肉自朋友饋也非神之賜也仁齋以為神
 之惠非與茂卿之說亦粗也祭妻之肉不可以饋

久也朋友之所饋必其祖考之祭肉也可知矣且
 非其祖考之祭肉也則雖饋之而不拜與顏淵之
 喪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
 以散情而後食之此可以知其不拜焉也

○寢不尸章

包氏云偃仆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安國云為家
 室之敬難久朱註尸謂偃卧似死人居居家容容儀
 仁齋依舊註茂卿云言在內寢坐不必如尸也曲禮
 曰坐如尸正與居不容一類故此連言耳包咸以來
 解寢為卧古書固有之然此卧之容也既曰居不容

居既不容卧豈有容乎故知其誤也又云朱註居居家非也仲尼間居今文作仲尼居居間居也何必加家字且居家亦有祭祀賓客之事豈不容乎
寢不尸茂卿之說得焉但居家即燕居也退燕居家曰燕居祭祀賓客之事豈可謂之居家乎朱註加家字不可敢非也

○見齊衰者章

孔安國云狎者素親狎周生烈云褻謂數相見朱註褻謂燕見仁齋用周生烈茂卿云周氏曰褻謂數相見是狎褻何別朱註為是

親狎與數相見不可同也雖數相見有不親狎者雖素親狎有不能數相見者也茂卿以為不別何也然集解集註共不允當也褻猶褻衣褻裘皆謂平常也言雖平常相見之必以禮貌也

孔安國云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者朱註同焉茂卿云式負版者此註誤入正文負版在凶服豈別物也乎云德夫亦從茂卿云負版喪服之負版也

周禮秋官小司寇職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同小司寇之屬司民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

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孟冬祀司民日獻之於
王又天官小宰職曰聽於閭里以版圖同司書職
云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此等
文觀之圖與版不必并焉今正文特曰負版而安
國朱註皆曰圖籍不是也茂卿之說予未知其所
據可謂徒好奇也
迅雷風烈鄭玄云敬天之怒朱註依之而引玉藻文
仁齋云雷陰陽之氣激而為天之怒茂卿云以雷為
天之怒者古未之聞也而引易及仲尼問居文曰雷
始發聲天之仁也又引月令以為戒容止之義

仁齋之解不通所以為天之怒以其迅烈也不迅
烈則不可以為怒也雷發聲而萬物萌生豈可以
為怒乎且鄭玄之意則係風雷也不唯雷也茂卿
之說亦杜撰也月令曰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
民曰雷將發聲有其不戒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
凶災是先雷之令耳非今之意今所謂必變者以
其迅烈特慎之也明矣豈戒容止之謂也乎

○升車必正立章

朱註范氏云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
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此解之過也。正立執綏，何足以見誠意肅恭矣。
○色斯舉矣，章。朱註此上下必有闕文矣。仁齋云：吳氏澄曰：下文山梁雌雉四字當在此首。茂卿以此二句為逸詩，以下文為解詩之言。章首實似有闕文，當先記孔子出遊之狀也。吳澄之說文勢未必然也。茂卿以為逸詩，亦下文非解之辭，且至子路共之而不通也。何晏云：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

起也。朱註：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昊。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仁齋云：時哉，言雉之舉集得其時也。共與眾星共之之共同向也。

何註以時哉為得其時者，蓋得春時之謂。與月令季冬雉雊，言其初鳴也。然不協時哉之語意。邢昺以為飲啄之時，亦不得文意。正文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明是感其得舉集之時之言也。仁齋之說

與愚考契矣共字共具拱執皆不穩焉亦宜訓向也嗅字尤可疑也嗅鳥獸之氣於禮儀未之嘗聞見也且上文當是野遊之時而子路乍共具之夫子三嗅而起皆文義不通故今依朱註劉聘君說以驗之爾雅郭璞註引古論曰三臭而起此古論文最穩當也因之予註本作臭字

論語羣疑考卷五終

